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七

齊郡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卽位 凡三條

立皇后許氏

以朱邑爲大司農

以龔遂爲水衡都尉 凡四條

二年司隸校尉葢寬饒自剄北闕下 凡二條

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爲庶人 凡三條

以周堪劉更生爲中郎尋繫獄免蕭望之自殺
以宦者石顯爲中書令 凡二條
帝自將征蜀
十二年大司空通罷
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
蜀地悉平 凡二條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爲冀州牧
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 凡二條
吳漢軍還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凡三條
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凡二條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十六年羣盜起
帝如章陵 凡二條
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
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卒
以劉昆爲光祿勳
三十四年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爲南單
于款塞內附 凡三條
遣馬援征武陵蠻
初作壽陵

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

北匈奴求和親不許

以張佚爲太子太傅

三十年帝東巡

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
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
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
男女妻妾皆受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
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
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乳養日再
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
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夜到
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
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

之也因赦天下

按武帝惑望氣之言欲將繫獄者盡行誅戮謬矣使非丙吉之立拒則無辜而死寃酷可勝言哉然吉以治獄之官而抗天子之使不以爲忤而且因以感悟於吉則曰天使之于田千秋則曰高廟神靈使之卽聽言之中具見敬天敬祖宗之意此其所以稱英主也

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

之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女事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

按漢宣帝因在民間具知吏治民情頗似殷之高宗後來中興之烈亦畧相等蓋天將降以大任故以事變困苦之耳宣帝雖天資高邁然必藉受詩好學乃成英主明君以務學爲急信哉

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巳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承宗廟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迎曾孫就齋宗正府明日入未央宮見太后封爲陽武侯羣臣奏上璽綬卽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按霍光廢昌邑立宣帝天下將危而復安功則大矣然於臣子之分終是不順延年以無人臣禮責之大義凛然蓋不有光之舉則無以貽宗

社之安不有延年之奏則無以明君臣之義宋儒謂延年此舉夷齊後一人而已信矣

立皇后許氏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夫以立后大事而廷臣卽心擬執政大臣之女霍顯之禍實兆於此宣帝求微時故劒既不忘故舊之情又不察後先之序又只微示意旨不

露君臣之嫌駕馭羣臣之畧卽此可占矣

以朱邑爲大司農

邑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惇篤厚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祠

按朱邑以太守第一入爲大司農其時能吏甚多而廷議獨重循良才臣甚多而時尚獨重節儉以此見漢之政事風俗猶近古也邑自少爲

啇夫以至爲司農以死終身纔三任耳職任相稱雖久居郡縣不爲淹治功既成雖擢在大僚不爲驟超遷久任兩法並行故吏稱職民安業
名實覈用舍當也

以龔遂爲水衡都尉

先是勃海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

按龔遂前以坐罪黜免以丞相御史之薦卽起爲太守賞罰用舍全無一毫成心故能盡騁才之用收吏治之效也龔遂受命卽設兩端以取裁於上葢郡國之錯注全看朝廷之意旨何如上意堅定而後臣下藉以展布尹鐸爲晉陽以繭絲保障爲問而簡子從保障龔遂治勃海以勝之安之爲問而宣帝從安撫下之任事上之任人皆可爲後世法也

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

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

按龔遂以安之勝之取裁於上而宣帝卽以便宜假之於下在上旣確有主持在下又毫無牽制故遂得盡其才而勃海以安不然忽言撫忽言剿剿之未幾而又撫郡中之事旣如亂繩朝中之議又如沸鼎雖有龔遂之流亦何益於事乎故寬文法假便宜息盜安民之本也

乘傳至勃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

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

按龔遂治盜方畧其大旨在散之而已葢盜有兩端敢爲叛亂者當勦然不散則法難槩加迫於饑寒者當撫然不散則恩難驟用惟在處之以從容示之以鎭定看事機爲進止故易於成功若一聞有盜便用調兵此旣張皇彼益驚擾龔遂此舉賢於數萬師矣

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

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

按龔遂治齊教民農桑以開其源教民儉約以節其流以致民間皆有蓄積寇盜之區變爲樂土可見天下無難治之郡只看治者之人何如耳後世開墾不盡人力奢侈甚於天災有司又只飾虛聲不幹實事民安得不窮盜安得不起息盜安民當以選擇賢守令爲要如龔遂之事足以觀矣

二年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剄北闕下

寬饒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然深刻好刺譏數犯
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
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
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
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
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
按蓋寬饒官天下家天下之語甚為無謂然以
為意欲求禪則情理所必無之事執金吾比之
大逆不道何也人臣言有不當只合置之而不
必加以罪如其有罪亦宜使廷臣評其得失法

官定其重輕豈有獨付執金吾之理自此端一
開而後世凡有觸忤輙下詔獄承望傳會往生
以笞掠定之使忠諫之命制於一二武夫之手
則宣帝爲之偏云
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
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寬饒進有憂國
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
託直道而行多讐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
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竟
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庶莫不憐

之

按蓋寬饒有清忠之節獨以語言微罪至於下吏以大逆劾之此鄭昌所以發憤而論救也寬饒原非誘毀宣帝宣帝亦非肯殺諫臣只因刑餘周召之言爲左右所深忌而鄭昌金張許史之說又足以激其怒而益其毒蓋自古諫人主易而忤中璫外戚難悲夫

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爲庶人

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爲之副望之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選

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
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
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
之有隙

按蕭望之等四人同心輔政既係正人又有正
人之助徒以多欲匡正以致與外戚有隙而終
於相繼以去葢自古欲革弊救時者多不便於
小人則其勢必角立而爭而君子常不勝蕭望
之欲行古制而爲權臣所嫉范仲淹欲革時弊
而爲流言所中非人主爲之主持正人亦何以

安其位而行其志哉

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卽位多疾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輙被以危法與高爲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

按恭顯所以權傾中外者以帝委以政事羣臣因以關決而宦官得政之由寔始於武帝游宴後廷不見羣臣大凡人主不見羣臣則中外隔絕而權必旁落雖以武帝之英明僅不當其身而於子孫見之其爲監豈不甚著哉大抵西漢之敗始於外戚結內官故外戚重而國卒移於外戚東漢之敗始於內官除外戚故內官重而禍卒起於宦官此兩漢興亡之大槩哉

恭顯令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

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

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毀離親戚欲以擅權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旣下獄宜因決免於是皆免爲庶人尋賜望之爵關内侯朝朔望

按恭顯使人告蕭望之等而卽下弘恭問狀此由奸臣交搆設成套局帝與蕭望之等皆在其播弄掌握而不悟也世豈有告言大臣而下中

貴問狀又豈有大臣無上事而召致廷尉已下廷尉而人主尚不知者乎元帝可謂庸懦而恭顯足稱神奸矣在周禮內官統於冢宰故多治自秦以後大臣制於內官故多亂大臣以中貴喜不喜爲去留中貴以囑託行不行爲喜怒則未見其可以爲治也

以周堪劉更生爲中郎尋繫獄免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爲中書令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以爲中郎上器重望之欲倚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

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爲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奸詐辭服遂逮繫獄免爲庶人

按劉更生使外親上變事其心本公而其跡近私惜哉其有忠心而慮之不詳也正人立朝甚難有毀之而適以害之者有譽之而適以累之者人臣建言安可不慎而人主聽言安可不審乎

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有司復奏望之教

子上書失大臣體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勸望之自裁望之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爲

中書令

按恭顯前使人告望之等其跡猶隱也至是自建議而因遣騎逼自殺則情弊顯然矣帝既惜望之之死自合正恭顯之罪畧加切責旋令視事一師傅大臣之死僅一再免冠謝而止耳元帝責恭顯而卽赦之成帝責五侯而復宥之雖庸主有時而明只是英斷不足古人謂君德以剛爲主豈不信哉

帝自將征蜀

公孫述以王元環安拒河池來歙與蓋延等進攻

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辯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殺歙帝聞大驚以馬成守中郎將代之至是自將征蜀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拒廣漢侯丹拒黃石岑彭使臧宮拒岑自將襲丹大破之因晨夜兼行二千餘里徑抜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延岑犇成都王元舉衆降帝還宮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侯吳漢至而授之

按漢伐公孫述戰勝攻克所向皆捷然一不慎

而姦計得行殺兩上將以戰勝而驕不爲備耳善行師者臨事而懼受降如受敵間諜尚不得行而况刺客乎

十二年大司空通罷

初陳元辟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王莽操國柄以偷天下况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用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今四方尚擾

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勞心下士屈節待賢不宜使有司有察公輔之名帝從之至是逼欲避權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印綬以特進奉朝請

按陳元之言極得御臣之體人君任用大臣只當審擇於未任之先不可致疑於既任之後既已委任又復猜疑則議論易生事多掣肘若以司隸察三公更爲非體三公且不信矣司隸獨可憑乎古人疑人勿用用人勿疑此待臣之準也

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

悉平

先是吳漢大破蜀兵遂拔廣都與戰於廣都成都之閒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臧宮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述困急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至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胷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

按延岑驍猛善戰公孫述所恃獨岑耳岑彭使臧宮拒延岑而自以兵破侯丹丹破而岑走吳漢亦以臧宮委延岑任其三戰三勝而自以兵破公孫述述敗而岑降兩人皆合古兵法所云攻瑕則堅者亦瑕正此謂也

初述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賜以毒酒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遂飲毒而死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

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皓嘉皆自殺犍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詔玄巳卒祠以中牢勑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

按公孫述僭竊之國原無可仕之義其用人動以死刼持又非徵聘賢人之禮使其人果賢豈肯爲威所刼爲所刼持而動者又非賢人即此一事亦足以明述之愚而無道矣光武平蜀旌

表忠賢生者録用沒者致祭所以能使後人興
起成二百年節義之俗此人君所當法也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爲冀州牧

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既至詣城門上印綬
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
拜融冀州牧

按光武之興傾心歸附始終不失臣禮者竇融
一人而已故光武報之恩禮絕厚盖帝王平定
天下不必純用兵革未服則以德懷之使其傾
附既歸則以恩結之不復猜疑此駕馭英雄之

大畧也

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

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大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值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

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

人君好尚雖微關繫甚重凡肥甘珠玉狗馬音樂等事一有所溺皆足以妨政害治故古之聖王抵璧于山投珠于淵不畜珍禽奇獸所以防其漸也葢人主玩好之賓一啟則人臣貢獻之

路大開所獻之物無幾而民間之擾最大是以
明主慎之耳
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上令從
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
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
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
門候爲參封尉
當郅惲拒關時他豈不認是光武但京城門禁
最宜嚴謹深夜啟閉當備非常故雖天子之詔
且不敢奉況其他乎且郅惲以忤旨蒙賞東中

門侯以順旨被罰惟論事之當否不徇情之喜怒賞罰如此非明主其孰能之

吳漢軍還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爲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沒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

按論功行賞激勵臣工之盛典也有功必報報功必速光武封功臣于班師振旅之時高祖封

功臣于擊柱爭功之後得失相去遠矣將收事權先行爵賞報功防患兩者並行而先後着數具可覩也

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陣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蓋兵乃凶器戰乃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天下已定而好戰不已則不惟國家多事而民命亦不能堪矣光武平隴蜀之後不言軍旅實有得於偃武修文之意其身致太平不亦宜乎

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按國家所最難保者惟功臣蓋有功之臣在人則易忌在已則易驕夙閒武畧必非尋常可及之才典領兵權又居危疑可懼之地旁觀既多

側目內省亦不自安更令居權執柄多不善終
若又擁衆京師爲害尤甚光武不使之典兵權
與吏事雖似裁抑實爲保全較之西漢葅醢夷
滅之禍相去懸矣故厚加恩寵節收事權萬世
待功臣之準也

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
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爲詐巧
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
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

按光武令檢覈墾田戶口是朝廷要淸理天下田賦使貧富適均糧差有着的德意反爲不才有司奉行不實增民擾害至於如此一法立一弊生自古然矣昔宣帝稽戶口本是善政而有司以僞增蒙賞今光武覈田畝亦是美意而有司以巧僞應詔可見朝廷德惠未必盡及於小民朝廷法度未必盡行於有司治天下者欲沛恩澤立法制必須精心講求加意推廣責成循良之吏假以歲時考其功效然後可致故有治法又貴有治人非虛語也

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
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抵
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
幄後言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
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
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帝令
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
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古語云法行自近始葢左右貴戚人家憑恃城
社之威易行漁獵之計雖有明主在上不能無

所假借彼郡守縣令縱强力敢任豈能一一與之抗理而悉置之於法乎如光武爲政可謂公平正大不私其親昵精明審覈不蔽於近習矣而當時猶以河南南陽不可問況於人主或溺而不察察而不斷斷而不公者有司何所禀命而行其法乎

十六年羣盜起詔許相斬除罪遂皆解散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内

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
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
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
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按自古盜賊之起始於無以爲生而其久聚不
解成於無所逃死羣盜恐解散而不得赦免故
互相糾結有司恐奏報而未能收捕故互相蔽
匿如武帝之末及王莽之世是也光武聽賊自
相糾擿則賊黨自疑聽吏禽討爲效則官兵自
奮散徙渠魁使安田里則賊旣得免死又能治

生故能變冦亂爲昇平此千古弭盗之良筞也

帝如章陵

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悦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欵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按光武中興之主明察英斷乃欲以柔道治天下盖以人主之尊若純用剛斷則臣下有不敢盡其情而政事有不得其理者故古人說君德以剛爲主乃是本體以柔道行之乃是作用書

秉訓克柔克君人之道盡矣

帝以桓榮爲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又詔諸儒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

按帝以桓榮授太子經得訓儲之道矣而又親幸太學辯明經義以儲君之重而議郎得爲之師以天子之尊而博士得闕其説以至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則於崇儒重道之中有明良喜起氣象後來明帝臨幸辟雍尊師養老其得於光

武之諭教者深矣

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

陳留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宫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强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

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按董宣格殺公主之奴乃又不奉詔謝罪此最易激人主之怒光武始而欲殺之者惑於常情也聽其言而即赦之者奪於正理也自古英明之主驟聞違忤之事未嘗不怒若說得事理明白心中了然旋即開霽不惟不罪而且加以厚賜則國法安有不行人心安有不肅者乎故終

光武之世貴戚皆知循理守法有由然矣

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按漢高祖幸沛光武幸南頓富貴而游故鄉置酒燕樂自是人情然高祖以沛爲湯沐邑世世免其租稅則有天下而私一邑不如光武所處

爲得中也且以天子之尊而吏民得奉笑語宛
然天下一家氣象以此推之寧有上下不交而
恩澤不流者乎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卒

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
願陛下愼無赦而已及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
故事

按吳漢臨終之言似非寬仁之語然實有深意
諸葛武侯所見亦同葢有罪之人多是干犯王
法或殺人抵償者若輕易赦之則犯法者逃刑

殺人者不死豈平明之治乎故古帝王於小過則赦於矜疑則釋而於情眞罪當者必在不赦所謂刑期無刑法當如此

以劉昆爲光祿勳

初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復滅後爲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按劉昆政事甚異却不自以爲異歸之偶然與

奸吏飾平常爲卓異者其設心迥自不同有司果以此存心寧有虛文應令罔上行私者乎龔遂治渤海而宣帝稱爲長者劉昆治江陵而光武稱爲長者長者爲治而上之人能褒勞之則循良之風可興矯僞之習可革矣

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爲南單于款塞內附

初匈奴單于輿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爲左賢王次即當爲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爲右薁鞬日逐王領南邊

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

按匈奴南北之分始於相疑而兩匈奴之疑始於兄弟相繼之約自古約兄弟傳位者後來未有不相背而相戕者也吳諸樊欲兄弟繼立竟開爭奪之端呼韓欲兄弟繼立亦啟猜疑之釁蓋父子相傳乃是正典一違正典便是亂階夷狄且然況中國乎

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勸單

于誅比比弟斬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

按夷狄相疑相爭最是中國大利蓋相爭則勢分而有勝敗強弱弱而敗者不能自立則往往依中國以爲安一枝既服雖彊而勝者亦不能爲邊患故五單于爭立而呼韓入朝南北部相猜而日逐內屬虜勢之分中國之利然而非中

國之所恃也

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於是分爲南北匈奴

嘗觀西域諸國各請内屬光武不受今南匈奴請降而光武受之何也葢先時中國初定匈奴方强故却西域之請而專意北虜所以安中國也至此時匈奴有分爭之釁而我得以乘其敝故受南匈奴之降以共制北虜亦所以安中國

也且西夷北虜其勢不同西域之去來不爲中國輕重而北虜之分合則關邊境之安危故制禦之策不同如此其後南北匈奴互相攻擊而中國晏然累世無兵革之警其效可睹矣

遣馬援征武陵蠻

武陵蠻寇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

按馬援已老一聞有警便請自將任事何等勇猛光武却不遽用必親見其矍鑠之狀而後遣之任人何等慎重後世將不知兵君不擇將邊方無事爭求推用一遇緊急退縮不前甚而以閫外重寄付之游談虛僞之人邊務何由而濟乎若任事如馬援任人如光武眞後世所當法也

初作壽陵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

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
令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
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夫死生之際人所忌諱也而光武預作山陵窮
奢極費秦漢以來之敝俗也而光武獨從儉約
見之明而慮之遠眞可與文帝同符矣彼秦皇
驪山之制用徒七十萬耗費天下財力論目前
則彼豐而此儉論長久則彼發而此安人之智
愚相去豈不遠哉

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

先是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至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郴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

按漢徙單于居邊地既得扶危濟弱之義又得禦虜安邊之策在彼之部落既分在我之藩籬

益固然降虜入居内地大畧與後世屬夷相似御得其道則爲我耳目而以其情内輸御失其策則爲虜鄉導而以其情外洩善守邊者使虜勢常分而爲我用卽可長無事矣

北匈奴求和親不許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按南匈奴求内附而許之北匈奴求和親而不許求和則一而有許有不許何也南匈奴之勢

弱不受則爲强者所併而北虜益强受之所以離强者之黨也北匈奴之勢强受之則弱者自疑新和者未固而舊和者已離不受所以堅弱者之心也大抵虜分則弱弱則求和而中國操其重故可許可不許至宋之和親則反自中國求之而虜操其重矣

以張佚爲太子太傅桓榮爲少傅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

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按光武欲爲太子立傅而羣臣爭言陰識葢事英斷之主惟恐拂逆以致得罪耳據跡而觀則承望上意者似恭正色敢言者似侮然太子之傅不屬迎合之羣臣而屬正色之張佚以此訓儲則可以端蒙養以此用人則可以辯忠邪且以張佚之端方濟以桓榮之博雅故能輔養令

德開發聰明後來明帝尊師重道光武實有以
啟之矣

三十年帝東巡

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虚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按封禪之事畧不載於經典始於秦漢之君盛自誇張而其時迎合之臣因稱七十二君以附

會之耳光武不許羣臣之請其見卓矣至於禁
臣下虛美尤爲可法葢人臣事君匡諫甚難稱
美甚易故明王開言路以廣忠益禁虛美以杜
諂諛是以正言日聞而佞人自遠也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七

爲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八

齊郡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建武中元元年帝東廵封泰山禪梁陰

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

帝每視朝日昃乃罷

行養老禮凡三條

立貴人馬氏爲皇后凡二條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凡二條

五年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六年王雒山出寶鼎

七年以宋均爲尚書令

以吳棠爲度遼將軍

十月晦日食

九年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

以丁鴻爲侍中

十二年修汴渠堤

是時窮治楚獄 凡二條

封子六人爲王

十六年西域者國遣子入侍 凡二條

復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
帝遵建武制度凡二條
以第五倫爲司空
以馬廖爲衛尉
第五倫亦上疏
罷都護及戊巳校尉官凡三條
二年詔三公糾非法
大旱凡四條
以直言士補外官
以廉范爲蜀郡太守

帝如偃師遂至河内

八年東平王蒼卒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凡三條

以班超爲西域將兵長史

建武中元元年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

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

按光武前諭羣臣力禁虛美何其明也未幾而感讖記之文復從封禪之請又何其惑也凡讖記之詞多在影響之間所謂三十六事相符者大畧以意牽合之耳梁松等既附會於前張純等復從臾於後人主志意一不定而邪臣之說

乘之以入可不愼哉

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

初上以赤伏符卽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臣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

按光武以讖文決事甚爲無謂天下惟聖賢經傳之書可據明白正大之言可從今以隱僻難

明之文決嫌疑不定之事則事愈難決而所決
必不當矣桓譚之說明確有理疏入而忤旨人
何苦不爲梁松等之迎合而爲桓譚之切直乎
邪說易乘忠言難入以光武之明而有此惜哉

帝每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
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
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
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按光武聽政則至日昃聽講則至夜分故能身
致太平中興漢室三代而後不易得也大凡人

情非眞見典學勤政之有益則必不以此爲樂一日之間非政則學玩好非僻何自而入私欲自滅精神自暢則其勤勞不怠者正所以爲願愛所以爲優游也書稱三宗之壽而歸之無逸觀之光武益信

行養老禮

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

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
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
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
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下說諸儒執經問難
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
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
按幸學養老皆古帝王盛節漢去古未遠猶有
三代遺風而莫盛於明帝此舉前有尊禮高年
之詔然未有屈萬乘而執賓主之禮者前有尊

師重傅之詔然未有升講堂而躬問難之事者尊賢養老之典雖商周何以加所以動億萬人觀聽之心而成二百年節義之俗也

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

按明帝屈天子之尊而以師禮事桓榮親執業意氣何等浹洽恩禮何等隆重後來永平之治燦然可觀葢得之尊師務學者深也古稱師臣

者帝明帝近之矣
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
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
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
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
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
冢塋於首山之陽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
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爲侍中

按明帝於桓榮既加隆禮於生前又賜恩卹於
死後至其病時撫摩涕泣殷勤款曲千載之下

猶令人感動而况親見其事者乎所以東漢之俗師道最尊經學最重亦帝有以風之耳然榮受殊異之寵徒守章句不聞有讜言正論而但自誇稽古之榮則帝之恩禮已極而榮所以爲報稱者尚未盡也

立貴人馬氏爲皇后子炟爲太子

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爲貴人時后前毋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

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

按明帝以皇子命馬后養之此最善處母子之間馬后以皇子爲子則后安皇子以馬后爲母則皇子安母子相得始終無間雖馬后之慈章帝之孝而實本於明帝處之者善也眞可爲萬

世法矣
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
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踈粗以爲綺縠
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
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
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
焉
按宮闈服御雖微而關於風化則甚大皇后安
於儉素六宮誰敢紛華宮闈不爲紛華民間誰
敢侈靡由是綺麗之物無所用奇巧之工不敢

作天下物力有餘風俗歸厚矣馬后之賢爲兩漢稱首極貴而能謙極富而能儉極明敏而不敢干政事此皆萬世内則之準也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姚期耿純馬武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臧宮劉隆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焉

按圖功臣於雲臺帝之報功甚厚然馬援平隴蜀征交趾其功不在諸臣下獨以外戚之故抑而不錄則過矣文帝以皇后之弟而不相竇廣國明帝以皇后之父而不畫馬援於雲臺皆不能無避嫌之過然兩漢外戚之禍皆始於恩寵之太厚與其爲元成之尊寵寧爲文明之裁抑猶是保全外戚之一道也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

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
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
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
按自古君德貴明不貴察大智之主惟在明四
目達四聰而明帝以耳目隱發爲明天下事豈
一人耳目所能徧耳目所及已不勝億逆之勞
耳目所不及又難必無欺蔽之事且上務苛察
則下亦習爲嚴急法既嚴急人益習爲欺隱則
欲以求明反以招蔽矣然明帝以褊察之性而
能聽人營解鍾離意事英斷之主而能效忠諫

諍至於封還詔書而不加譴責君明則臣直信矣

五年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至是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爲東平大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

按東平王蒼之賢在漢時廷臣亦鮮其比即使輔政未嘗不稱得人然宗藩爲相實非政體親

賢兩逼嫌隙易生光武不以相位處勳臣東平不以親王居相位皆是國家長久之計抑亦勳親保全之策也東平退居藩輔懇避政權明帝篤念宗親厚加恩禮君臣兄弟之間可謂兩得矣

六年王雒山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

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閒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

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按山出寳鼎原是祥瑞明帝不自居而歸美於

三公旣可以示謙抑之懐亦可以勸股肱之佐

至於禁止章奏浮詞不許過稱虚譽尤爲政之

切要葢虚文太盛則事無繇底成功諛佞風行

則上無繇聞過失此明主之所必禁者也

七年以宋均爲尚書令

初均爲九江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

内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

穽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

猶非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優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

按宋均爲太守專務安靜省事初無赫赫之名而朝廷之上乃能深知而超擢之吏治安得不興民生安得不遂葢民間所由不安者只在新進喜事之吏專務聲名專好伺察吏卒得以行私官府因而多事宋均只務省事省吏似乎平平無奇此乃眞循良吏矣古人謂苛政猛於虎虎

所傷有限而奸貪所傷無窮宋均不捕虎而退貪吏最爲本務劉昆守弘農而虎北渡河宋均守九江而虎不爲患獸畜且可感格而況於民乎

以吳棠爲度遼將軍

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内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栢

按漢置度遼將軍與戊巳校尉兩事正相類置度遼將軍防南匈奴與北匈奴通也置戊巳校尉防匈奴與羌通也可見馭夷之策務在離之而已班超伏兵而得鄯善之謀鄭衆密伺而得須卜之使皆以當機應變伐交伐謀用意常在虜先故能悉得情形而爲之備後之邊臣不能防虜交通伺虜間諜執虛聲以爲形執虛形以爲情不亦謬乎

十月晦日食旣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

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按世雖治平不能無缺政人雖賢聖不能無過舉但患有過不能自知兼不欲人言耳明帝既許羣臣極言得失又引咎自責頒示百僚求言之誠改過之勇眞可媲美禹湯矣引己之過彌見其高納人之言彌見其大卒成建平之治爲東漢令主有以也

九年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

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

按朝廷所與共治平者惟在守令而所以示勸懲者惟在賞罰然非糾察得人激揚得體則賢者未必舉不肖者未必劾賞罰何由而當吏治何由而起故漢以六條覈郡國唐以十道分觀察益重其舉劾之事權而申以連坐之律令則舉刺不敢不公舉刺公則是非不淆賞罰悉當

而吏治興矣

以丁鴻爲侍中

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塚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爲侍中

按東漢重節義而輕官爵故承襲則讓爵登用則讓官如丁鴻欲傳爵邑於弟不得已而始就國其義讓有足多者明帝以鮑駿之薦徵爲侍中既可以興禮讓之風亦可以愧奔競之士然

亦可見當時薦人者必據實事不徒以浮語用
人者必考實行不但以虛名也

十二年修汴渠堤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
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
止其後汴渠東浸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會有
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
作謁者王吳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于乘海口千
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
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既而汴渠成河汴

分流復其舊跡

按汴渠之役要在分河汴之流而復其故道可見治水之策惟當疏下流以導其歸分支流以殺其勢而後世不務疏濬但築堤防以致河身日高河流日壅川壅而潰則爲患大矣其本惟在擇人而任責以成功若計費惜勞議論掣肘則雖得人如王景輩亦何以盡其才乎

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

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

按楚王英謀逆誅本身及其黨與同謀者是也乃株連遠近至數千人則寃矣葢由獄吏不肯盡心研審止聽罪囚指攀其中情弊有畏刑具而妄招承有引人衆而求緩死或出吏卒意指

或出素日讎嫌一入法網誰肯辯白所以古人說治獄之吏常欲人死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耳寒朗上悟主心下全多命審讞平允眞人所不能為與不敢言者使治獄者盡如此人尚何冤濫之有

帝曰卽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見考因在事者咸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

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上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録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雨

按明帝感寒朗之言出無罪千人而天旱卽雨可見刑獄一事不但爲民命所係屬抑亦與天心相感通矣然親勞車駕審録刑獄自是曠典難以常行不如簡求忠信明察之臣如于定國張釋之者典其事有能平理寃獄如寒朗者必賞考一連十考十連百深文陷人如寒朗所言者必罪則天下知上意所向而法稱不枉民稱

不宛矣

封子六人爲王

封皇子恭爲鉅鹿王黨爲樂成王衍爲下邳王暢爲汝南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按漢高祖封三庶子分天下之半而明帝分封六子爲王每人食數縣而止以跡觀之則西漢厚而東漢薄然西漢時宗藩强大數與偕逆天

下既受其敝國土旋亦削除東漢雖近裁抑然多終始保全既杜禍亂之端亦鮮削奪之事蓋地大則驕溢而招尤恩寵乃所以爲禍地少則節約而守禮裁省乃所以爲恩則明帝所以爲子孫計者長遠矣

十六年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虜使來明者覩未萌況已著邪超乃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激怒之曰不入虎穴

不得虎子因夜以火攻虜使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悉燒死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爲質

按班超所以服鄯善者在擊斬虜使而所由知虜使之來乃即以禮節踈慢間得之料敵何其明决機何其速葢有成筭於胷中非徒冐險一擲而已後之邊臣不察情形一遇有事便謂衆寡不敵往返傳報請兵救援坐失事機彼此推諉聞超之風亦可以愧矣

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復使超使于窴于窴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按班超平西域諸國其功奇矣當時諸夷隔絕中國已久畏服匈奴已深即使與數十萬師未能遽定而班超以三十六人成功可見安邊不必遙制惟在將帥得人立功不必多兵惟在謀畧出衆人君得如超者而將之無憂虜矣

復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

竇固耿秉擊西域定車師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巳校尉以陳睦爲都護司馬耿恭爲戊校尉屯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巳校尉屯栁中城

按漢置都護及戊巳校尉藉中國之威以制諸國合諸國之力以制匈奴最得禦虜安邊長策葢我能服諸國則皆爲我用以破虜我不能保諸國則皆爲虜用以擾邊後儒以閉玉關爲上策以通西域爲多事其論迂矣然當時孤軍出鎮纔各數百人所恃者將帥之謀畧何如不在多兵也若兵多則不能遠屯屯亦不能久矣

帝遵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
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
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
以難之

按明帝在東漢最稱英明之主然却一意繼述
不肯更張可謂有聰明而不作聰明而不作監成憲以無愆
者矣以宮闈之親尚不得與聞政事則誰敢竊
弄朝權以公主之子求一郎而不得則誰敢囑
託公事彼其時寧賜錢千萬不肯許一郎官錢
至千萬尚不抵一郎官之重後乃有鬻爵之令

捐貲爲郎而旋取償於百姓則胡不引明帝事
觀之也

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
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
其制尚書閻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
當遷重職帝爲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
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按反支不受章奏拘忌無謂明帝除之其見卓
矣葢君民隔絕惟有章疏相通故奏聞批答皆
有定期所以通上下之情決壅蔽之患也閻章

當遷而不用遠避嫌疑不如處之以大公然愼
重官爵保全外戚自是盛德事耳
以第五倫爲司空
倫爲蜀郡太守在郡公淸所舉吏多得人故帝自
遠郡用之
按第五倫以太守拜司空可謂不次超遷矣然
以僻遠之郡而一旦受天子之拔擢葢由當時
綜覈遴選明見萬里故能興起吏治鼓舞人才
後世爲人擇官爲官擇地遠方郡縣都是蹂遜
無援之人累歲不得薦揚累考不得遷轉人亦

以遠方自待不復顧惜名節竊謂邊地太守更重於腹裏遠方太守更重於近地觀第五倫之超擢則古人所重可知已

以馬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

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今之議者復以馬

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
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
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
臘用羊三百頭米肆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
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
下下全后家也

按馬氏結納衣冠其意不過鑒梁竇之禍欲結
士夫營聲譽以自保全其家耳然賓客雜進釁
隙易生自古國家最忌權貴之家與朝臣交結
及潛施恩惠邀買人心大奸大亂多從此起馬

氏雖無此心然防微杜漸自是不合有此第五

倫之疏可謂讜直忠懇矣

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宜務進仁賢以任時政則風俗自化矣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議論依寬厚云

按苛刻之俗自守令始奢侈之俗自京師始循

寬大以風俗良嚴禁令以杜僭踰此為政之大體救時之先務也大凡人臣議論長厚者未必肯釐弊性行峭直者未必能容人第五倫以峭直之標而為寬厚之論庶幾得忠厚正直之體者矣

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

先是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己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戊校尉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至是關寵敗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詔悉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

按漢時都護戊巳校尉置之原是長駕遠馭之規罷之亦是省事安邊之策葢西漢匈奴勢強歲常犯邊西域之通否關於虜勢甚大故且勞且費而不可已也至東漢時匈奴稍弱即時有動作亦只在塞外都護之置否關於邊事頗緩徒勞徒費將焉用之故武帝之建置固是遠畧而光武之閉玉門章帝之罷都護校尉亦未爲非策也

超將發還疏勒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以刀自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

號泣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兹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疏勒復安

按班超已受命徵還却又復還疏勒跡涉于專然一還而疏勒復安諸國皆定所謂人臣出疆有可以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當時都護校尉皆爲虜所陷沒而超以一軍司馬乃能成功可見邊臣顧才畧何如耳豈在官秩之崇卑哉後世不務精擇才臣但云事權不重如班超事足以觀矣

二年詔三公糾非法

詔曰貴戚奢縱無度有司莫舉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在事者備爲之禁

按風俗之敝莫甚于奢奢則越禮僭分必至淩夷縱欲糜財必至匱詘然其端必從貴戚勢要始而後小民靡然從之有司小臣誰敢糾舉故朝廷雖有禁約畢竟廢格不行漢時禁天下奢縱先正京師禁小民奢縱先正貴戚申以詔令屬之公輔禁在必止法在必行故責任專而詔令信法度行而風俗美也

大旱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
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
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
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曰我子不當與
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夙
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
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是吾言之不立而
耳目之塞也

按章帝欲封諸舅不失爲厚太后不聽正所以

全之而羣臣遂以爲不封外戚致天旱謟佞甚矣太后以正論折佞臣以謙退教外戚目前雖無爵土之榮異日亦無傾覆之禍則太后之見遠而其愛馬氏者獨至也此可爲千古待外戚之法

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緑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絶歲用冀以黙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戚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按馬太后固辭外戚之封而指數其驕奢之狀其後馬廖馬防輩竟以縱肆免官就國太后先見之明過人遠矣自古外戚因寵榮而致富貴因富貴而致奢縱因奢縱而致危亡惟人主明立制度黙示裁抑以節其寵而防其漸然後可以安全而無患矣

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惓

惓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

按自古外戚皆以膺受爵土爲榮母后以錫予外家爲厚人主以承順母后爲孝但有一事即援例陳乞蓋有求於例之外而未有不得於例之內者漢時后家原得封侯況目前又有陰郭事例而太后獨執不肯其詔辭勤勤懇懇眞有畏天變憫人窮之意至謂至孝安親則又千古名言不但謙抑可法而已

太后嘗詔三輔諸馬婚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

以法聞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馬廖上疏曰改
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劒客百姓多創瘢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
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
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
幾復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
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
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按馬廖謂法之不行自京師始甚是葢京師四
方之極而九州之人雜處於此貴戚多則難於

糾纏奸宄多則難於盤詰議論多則後先抵牾官吏多則彼此推諉故上之申令不旬月而即更下之奉行不旬日而即懈主令不尊國法不行豈惟禁奢一事爲然哉人主欲美風俗莫如躬節儉以倡之嚴法制以禁之持以必行之實意責以督察之專官庻京師之慢可肅而四方爲則也

以直言士補外官

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畧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

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按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是自古帝王用人常道即蕭望之以議論有餘復試以政事而後用之亦是漢家故事但將直言之臣一槩外補則不免有厭棄直言之意人主意旨羣臣觀望彼見上意如此誰肯危言正論以取人主之厭棄哉上之人一鳴輒斥則下之人三緘不言言路塞而諛佞至矣章帝此詔於用人未爲大失於用言則大失也

以廉范爲蜀郡太守

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按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故爲人上者當勸勵以督率之尚恐民俗頑惰豈有慮火患而禁民工作之理此幾於懲噎而廢食矣廉范一弛其禁而百姓歡欣鼓舞既可以得民心又可以阜民財竟亦不聞火之爲災可見治民者但當緣人

情而爲制不當拂人心而爲禁也

帝如偃師遂至河内

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

按章帝此詔最爲帝王盛節以人主之尊深居靜攝何所不得却乃親觀禾稼是何等勤勞以人主之富八珍五味何所不得却欲飯粟瓢飲是何等儉約自秦漢以來爲民事而巡行者僅

見於此以省耕歛之勤而兼非飲食之儉雖三
代盛王何以加焉
八年東平王蒼卒
初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上疏諫曰竊見
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
懇以葬制爲言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謙
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
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
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
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

政輙驛使諮問著悉心以對皆見納用至是裒先生言
曰獻中傳封上王自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焉
大抵節儉之言人主所不欲聽陵寢之事人臣
所不敢言非東平之親賢無此懇切非章帝之
仁明無此嘉納並書於册可爲進言聽言法矣
葢古帝王必有腹心親信之臣上有所疑輙以
咨詢下有所見輙以獻替在近卽可以沃心可
以造膝在遠則手詔可以批答驛使可以傳宣
自古及今未有上不下問下不敢言而可以成
泰交致盛治者也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

廖不能教勑子弟皆驕奢不謹防光大起第觀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歛羌胡帝數加譴勑廖子豫投書怨誹於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悉免就國

按謙抑如馬太后亘古所無謹守如馬廖亦稱賢者乃以不能教訓其子陷於有罪馬太后之辭封眞有先見之明矣大抵外戚生長富貴習以爲常不戒滿盈不知世事雖始於醇謹後尚不免驕奢若始於驕奢則目前立見覆敗馬氏

兄弟雖以罪見免小懲大戒未必非福也兩漢之世惟馬氏之封爲遲亦惟馬氏之禍爲淺向使章帝從太后之力辭外家守太后之至訓則過愆可免福祿永終矣

諸馬既得罪竇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令永保福

祿此臣之所至願也

按馬氏方敗竇氏卽典處以前有罪之人而更開以後有罪之路則覆轍相尋無息時矣大凡外戚之禍多始於賓客第五倫之疏極當其情竇嬰之招客田蚡之除吏皆以客敗而竇憲爲患尤深者以其出入禁闥典司禁兵耳外戚寵盛鮮不傾覆然干與政事更甚於受寵典執兵柄更甚於干政如章帝之於竇憲可爲戒矣

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明帝女）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

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按竇憲以外戚而奪公主園田驕横極矣章帝詰責之辭足褫奸臣之魄乃竟以田還主而於憲無一毫譴斥則彼復何所畏哉大抵人君處貴戚横肆之臣情眞罪當當斷卽斷不必回遲稍遲則彼得宛轉謝罪而人主亦遂有不能決者小之如章帝之于竇憲大之如成帝之于五

侯人君之貴明斷也信矣

以班超爲西域將兵長史

初超欲平西域上疏請兵帝知其功可成以平陵徐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平西域至是帝拜超爲將兵長史以幹爲軍司馬别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寘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

按章帝以西域屬班超擇將最明決[illegible]得古帝王任人勿疑之道燕昭王不疑樂毅故能破齊唐憲宗不疑裴度故能破蔡況于遠征異域傳聞易訛若君心一疑則讒說立入讒說一入而任事之臣身且不保何功之可成乎然得其人而不信與不得其人而信之皆過也故臨事必任人而未事必慎擇而後用乃能任必得人而事可底績耳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四十八

齊郡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元和元年詔議貢舉法

詔禁治獄慘酷者

太尉虒罷以鄭弘爲太尉

帝南巡至宛以朱暉爲尚書僕射凡二條

以孔僖爲蘭臺令史凡二條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

詔除妖惡禁錮者

二年詔賜民胎養穀著爲令

詔戒俗吏矯飾者

至東平祠獻王陵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章和元年司徒虞免

曹褒奏所撰制度

竇憲以侍中内幹機密出宣詔命

以鄧彪爲太傅録尚書事

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 凡二條

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

以竇憲爲大將軍
二年北匈奴款塞求朝
三年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 凡二條
四年立北匈奴除鞬爲單于 凡二條
六月朔日食
竇憲伏誅
皇太后竇氏崩
十三年帝幸東觀
詔邊郡舉孝廉
徵班超還京師

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大敗詔遣謁者龎参督
諸軍屯

立貴人鄧氏爲皇后

二年以公田賦與貧民遣使稟貸冀兖流民

徵鄧隲爲大將軍

四年詔以凉州牧守子弟爲郎 凡二條

以虞詡爲朝歌長討縣境羣盗平之 凡二條

六年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凡二條

以虞詡爲武都太守擊羌破之 凡二條

元和元年詔議貢舉法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詔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

按韋彪之議可謂探本之論然謂以功勞資次課吏事者亦是良法葢事必論功則官有成效

官必論序則人無爭心既非鄉舉里選之時卽當用循資累勞之法猶可以杜奔競而覈功實也故隆古之世先德行綜覈之朝課功能浮華之吏務聲名叔季之時取儇捷章彪以取士之得失歸於存心之厚薄其爲世道人心慮豈不遠哉

詔禁治獄慘酷者

詔曰律云掠者惟得榜笞立以一人背之令其立而受刑也又令丙爲篇之次也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者多酷鉗鑽之屬慘酷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宜及

秋冬治獄明爲其禁
按刑者帝王不得已而用之故於拷問之中常寓憫恤之意漢文帝除肉刑定笞法景帝减箠數薄刑具及章帝此詔温厚惻怛藹然見於言表率是道也法不刻而民無寃矣
太尉彪罷以鄭弘爲太尉
初弘爲大司農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是夷通交阯貢獻無沉溺之患在職二年所省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减徭費以利饑民帝從之

按鄭弘爲司農能使帑藏充實則上能利國矣省貢獻減徭費則下能利民矣在職二年所省卽有億萬可見欲求生財不如節財欲求理財之策不如得理財之人耳然亦由信任之專有所裁減無敢阻撓有所奏請盡皆聽許故能展布其才而收其效若財多漏卮事多掣肘而求殷積之效則不可得矣

帝南巡至宛以朱暉爲尚書僕射

暉嘗爲臨淮太守有善政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宜自煑鹽修均輸法暉

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
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
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
按煑鹽均輸二法皆始于武帝救目前一時之
缺乏雖係權宜實非國體朱暉之言是也章帝
因慮國用不足興利之策却又阻格不行是以
怒而切責之然震怒未幾旋即開霽勉留直臣
而其事亦遂寢不行量之有容心之無我皆可
見矣
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

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共劾奏暉帝寢其事詔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大官賜食暉乃起謝

按覆鹽均輸之法諸尚書皆欲奉行而獨暉不肯署議跡似執拗方被切責即稱病篤跡似詐託此皆人情所易怒者章帝却不以爲忤問疾賜食恩禮有加蓋諒暉之心爲公非爲私而暉之所以敢于直諫者亦恃帝之可以誠感可以

理奪耳古稱君仁則臣直信矣

以孔僖爲蘭臺令史

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稱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

按古之帝王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豈是路人便當是非人主葢因天下之是非考在巳之

得失是者可以自信非者可以自改耳自秦立
誹謗之法羣下顧忌不敢輕言漢時沿襲其陋
故猶有以此罪相告者向非孔僖直辯能明事
理章帝寬大不罪直言則駰信將罹誹謗之誅
而梁郁卽爲告密之漸矣
夫帝者爲善爲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
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卽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
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
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臣等受戮死卽死
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窺陛下心自

令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恐卒然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按孔僖雖是辯明已事然所謂以此窺測雖知不可莫敢復言者實是至理人主即時有詰責但罪妄言非惡直言而羣臣不曉妄意猜疑雖遇可言之事亦隱忍顧忌而不敢發所以人主意向最不可使人窺伺一可窺伺即成風尚其流弊不可勝言僖等方見推問豈敢遽望寬釋

既寛其罪復加以官不測之威與不測之恩相兼並用章帝之操縱善矣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顔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仕

爲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常以
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牛酒
按毛義不過一縣令鄭均一致仕官其不受徵
辟及勸兄清廉皆在田野間事而朝廷之上乃
能備聞而褒顯之所以天下易於風勸竟成節
義之俗蓋人主惡奔競不如求恬退者而褒之
人主惡貪污不如求廉潔者而褒之褒之得其
人當其實則恬者廉者皆勸而競者貪者亦内
愧而有改心勸懲之道得而天下之趨向定矣
詔除妖惡禁錮者

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如有賢才沒齒無用朕甚憐之諸以前妖惡禁錮者皆蠲除之

按國家之法惟妖言惡逆最甚亦惟妖言寃枉最多葢妖言者惟造圖讖以惑人假幻妄以集衆實有的據乃當坐之若止憑口語輕信傳聞或出讐家之攀誣或出刁詞之告訐問官但求深入不察眞情刑具在前懼罪款伏漢時之獄此類極多甚而忠諫者謂之誹謗深慮者謂之妖言則忠邪愈淆而寃抑愈大矣漢文帝除誹

謗妖言法則於正律令之中而寓求直言之意
章帝免妖惡禁錮罪則於理冤枉之中而寓惜
賢才之意大書於冊皆帝王之盛事也

二年詔賜民胎養穀著爲令

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
歲著爲令

按自古聖賢論王道次第始于衆庶即如越王
圖治亦首以十年生聚爲言民間有孕者與之
醫生子者與之酒餼戰國以後此義泯然矣漢
時養老恤孤諸仁政屢見於詔令至於賜民間

胎養穀更有一家一體氣象亦以期生聚之蕃
收富庶之效耳事有行之似迂濶而仁民最渥
得民最深者此類是也

詔戒俗吏矯飾者

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
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
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
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
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
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

意焉

夫俗吏傷化而能要顯名良吏便民而類鮮近效今章帝乃厭苦矯飾之爲而崇尚悃愊之政如劉方無他異能特以不繁之故至蒙褒獎可謂深知民生之休戚灼見吏治之是非者矣古之課吏惟取循良後之課吏乃賞卓異卓異之名興而官與民多事矣民以寧一不擾爲福官以清靜省事爲最舉劾求實跡黜陟循公道則何患吏不稱職而民不安業哉

至東平祠獻王陵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獻王之歸國也驃騎府吏丁牧周栩以王愛賢下士不忍去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擢爲議郎

按東平王事章帝生而盡言沒後尚有遺表帝待東平生而盡禮沒後尚有餘思千載之下令人感動君臣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丁牧周栩爲王家大夫且三世而帝皆引爲議郎何拘常格後世一爲王官便終身禁錮而王人亦不于

自棄無復稍自振拔者非立賢無方之遺意也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按天下事功所以不成就者只若議論太多淺陋者掇拾以塞其責剛愎者忿戾以執其偏泥古者迂濶而不適于用趣時者承望而不盡其

情相持而不相下故議論多而成功少也章帝之言甚為有見但欲看曹褒與后蘷兩人清楚耳

章和元年司徒虞免以袁安為司徒任隗為司空是時屢有嘉瑞言者咸以為美遂詔改元章和太尉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荅

按章帝因嘉瑞屢至改元以應之從此以後漢業漸衰安在其為祥乎章帝賢主也見祥瑞之

事而喜表安賢臣也聞切直之言而不荅可見
喜祥惡異喜諛惡直人情大抵然矣自古祥瑞
治世亂世皆有之有德即爲瑞無德即爲異何
敞所謂依德緣政而生者眞名言也

曹褒奏所撰制度

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
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
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按曹褒受命定禮纔一年餘即以奏進以一代
大典制于一人成于一年始既因仍漢儀而不

令諸儒會議既又雜以讖記而不令有司平決故史臣謂之制度而不謂之禮謂其駁雜而非禮也西漢之禮定于叔孫通東漢之禮定于曹褒議禮大典不出于名世大儒而僅取決于二人之手漢治之不純有由然矣

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弟篤景瓌皆在親要憲性果急睚眦之怨無不報復以韓紆嘗劾父勳獄令客斬紆首以祭勳塚

按朝廷大權惟在機密詔令兩端而竇憲皆掌之則大權盡在掌握矣憲所以得權者由母后

之臨朝竇太后所以臨朝者由太子尚少耳太
凡舍長立少使母后聽政勢與外廷大臣隔絶
往往與其所親暱謀事而大權遂歸之不在內
官則在外戚此萬世之永鑒也

以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

竇憲以彪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彪在位修身而已
不能有所匡正

按王莽欲專漢權故上假太后爲重陽尊孔光
爲名而陰行其志竇憲欲專漢權亦內假太后
爲重陽尊鄧彪爲名而陰行其志憲之不爲莽

者以竇太后蚤逝而和帝之英斷能自攬威權故耳孔光鄧彪雖不爲惡而容奸誤國之罪不可勝誅故朝廷之上用百詭隨之人不如用一剛直之士也

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爲車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

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之尚書韓稜以爲賊在京師不宜舍近問遠恐爲奸臣所笑何敞

說宋由曰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
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爲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敞
請獨奏案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
內宮憲懼誅因是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
兵北伐乃以憲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爲副發
兵北伐匈奴
按竇憲以外戚而殺宗室罪狀明白竟爾不問
又使之伐匈奴以贖罪征伐大事自當擇人而
使豈可預期不可必之功以贖不可赦之罪且
使權貴之臣不拘犯何罪過僅僅使爲將征伐

而止則復何忌憚哉自古有欲貴戚封侯而伐匈奴者李貳師是也有欲貴戚贖罪而伐匈奴者竇憲是也興師動衆損餉費財而以為倖臣邀功免罪之資卒之貳師無功而降虜竇憲有功而滅族無功則其禍淺有功則其禍深可以為鑒矣

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厲音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誹謗下吏當誅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

爲職若懐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耶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杜塞忠直垂譏無窮壽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

按竇憲先以私忿殺都鄉侯茲復借公法以陷郅壽縱肆狡猾可謂長惡不悛矣大抵姦臣欲傾正人無罪可指則往往指爲誹謗誹謗者人主所深惡而人臣所不能自解者也石顯以怨望陷蕭望之張湯以反脣殺顔異皆借誹謗以激人主之怒耳明主除誹謗之罪寬觸冒之誅

然後言路開而直臣進矣

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竇憲耿秉出朔方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斬獲甚衆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司馬吳汜奉金帛遺北單于於西海上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

按竇憲破匈奴出塞三千里招降二十萬豈非大功然在東漢時外夷之禍淺外戚之禍深竟敵於外而生禍於內則在漢利不償害而在憲

功不補罪矣大凡奸臣非藉大寵則不得上邀
主眷非藉大功則不能下懾人心自古外戚受
寵而典兵幸而有功不自斂戢未有不上禍國
家下殃其身者也

以竇憲爲大將軍

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
公上竇氏兄弟驕縱而景尤甚奴客奪人財貨篡
取罪人妻畧婦女擅發緣邊突騎袁安劾景擅發
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輒承景檄當伏
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

免官案罪並寢不報

按竇景罪狀多端而惟擅發邊兵爲大外戚而可以擅發邊兵則何奸不可作發兵而可以不用符信則何事不可從景且如此何況憲哉外可以役使邊將内可以寢抑奏章外戚之勢至此漢其危矣

二年北匈奴款塞求朝竇憲遣使迎之復遣兵襲擊破之

北單于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憲遣班固迎之會南單于求滅北庭憲復遣中郎將耿譚將騎出

塞襲擊北單于單于被創僅而得免旣而憲遣左
校尉耿夔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單于走死

按竇憲以北匈奴當討則不當受降旣已納款
則不當掩襲中國所以御夷狄惟有威信兩端
許降而復擊之信義何在何以使四夷歸命哉
葢由竇憲只務貪功不顧國體比之衛霍出塞
之師抑又下矣

三年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

竇憲以耿夔任尚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
傅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爲

賂遺袁安任隗舉奏貶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

按竇憲以外戚之重挾破虜之功聲勢以是重大而羣奸爲之爪牙腹心又假以文章議論粉飾之袁安任隗乃欲以孤立之踪舉奏其惡力雖不敵志亦可憫也盖由東漢之時人主旣係幼冲政事不歸臺閣母后聽政外戚專權權之所歸衆卽輻輳朝臣結外戚而取償於外官外官賂朝臣而取償於百姓於是官常敗壞民力困窮而漢事從此日非矣此萬世之永戒也

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之私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慴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賴之

按竇憲先以刺客殺劉暢以法吏殺郅壽以州郡殺樂恢安有奸臣擅殺近臣而國不危者憲之勢誠岌而漢亦岌岌矣呂氏爲難廷臣得劉章而益强竇氏專權天子倚袁安以爲重公忠

之臣所關係於國家者豈其微哉

四年立北匈奴於除鞬爲單于

北單于旣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竇憲請
立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
卿議袁安任隗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
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宜令
南單于反北庭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
國費

觀袁安之對可見漢時和親止是權宜原非借
爲永安之計然就款塞之中亦當權衡之多寡

利害之小大兩匈奴相爭南單于保塞我受虜之降而使虜備虜則供虜之費少而安邊之利大故光武受之爲得策北匈奴既破敗而始歸附又欲引南單于故事以邀中國之賜予彼於我無能重輕而我賜封置將前費一而今費二則安邊之利小而供虜之費多故竇憲之議爲非策天下有事同而得失異者謀國者不可不詳計也

安又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四十餘年屯又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

失信所養建立無功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執驕訐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

按漢供夷虜費以萬億計以漢家國勢兵力之强然且不辭爲之者夷虜苦寒之地諸物多仰給中國彼欲得所用强則大舉弱則零竊又弱則款服而待賜于中國耳就中國言之畢竟用

兵之費多賜虜之費少故因其來而羈縻之若不論遠近不分强弱而欲一切供給絶之不能爲中國害受之反大爲中國費則何利而爲之袁安之策甚明而竇憲負其威勢挾以必從而其時人主亦不得不從觀其引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則是明制大臣死生之命明奪人主誅殺之權君弱臣强一至於此籌策之得失又不必言矣

六月朔日食

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

不血食今天下遠近惶怖承旨背公室向私門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禁微則易救末則難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强不强則宰牧縱横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按丁鴻之疏可謂忠讜使鴻之說得行則君權肅國勢振竇憲可免誅戮鄭衆亦不至封侯禁微則易救末則難眞是名言至於人主除奸要在自握乾剛獨明獨斷如東漢先以內宦誅外戚後以外兵誅內宦而國事遂去不可復爲者

失在不能自彊而借資於人耳古稱君德以剛
爲主信哉

竇憲伏誅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鄧疊及弟磊母元與憲壻郭舉及父璜共相交結舉得幸太后遂謀爲逆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鈎盾令鄭衆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使清河王慶私求外戚傳夜獨內之明日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衞南北宮閉城門收璜舉疊磊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冠軍侯與篤景

壞皆就國選嚴能相迫令自殺

按竇憲不過一外戚而其權勢氣焰幾傾人主葢由朝廷以親戚爲心腹外戚又引其親姧臣藉黨與爲爪牙其黨復自立黨展轉援引聲勢重大自負宿罪恐至誅夷其勢必至于逆謀而後已和帝决策一旦剪除豈非英斷然外戚之禍除而內宦之權重原內權所由起始于有功有功始于决策帝之所以不與股肱大臣謀者以素不與外臣親接故耳人主常延見大臣無事則諮詢得失有事則參决謀謨若常不相親

即有事亦難獨召召之則機露而事敗勢不得
不謀之于內無論未能成功即成功亦復有後
患豈非後世之永鑒哉

皇太后竇氏崩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
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求得申議太尉張酺
言狀帝感慟良久酺因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帝
從之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
公奏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
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

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

按竇太后始欲固寵乃養梁貴人之子既欲專寵遂陷梁貴人於死自是婦人常情若爲人主者有嫡則早立嫡無嫡則早立長既立其子即貴其母名分已定覬覦自息尚安有生招不自之冤殁貽無窮之禍哉

十三年帝幸東觀

帝因朝會召見諸儒魯丕賈逵黄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説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説經者傳先師

之言非從巳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幽遠獨有遺失也

按和帝因朝會而召羣儒集羣儒而講經義既可因其論說而辨人之才品又可聽其講解而廣巳之聰明眞是帝王盛事至於曾丕所言使人皆盡言幽遠不遺則又不獨辨道術者爲然卽治理亦當如是矣

詔邊郡舉孝廉

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爲本其令緣邊戶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按人才原不擇地而生故人主用人惟其人不惟其地若內地闢仕進之塗邊地絕薦舉之望非立賢無方之意和帝之詔甚是今之歲貢郎其遺法但漢以孝廉今以詞章始以詞章後以年資寖失立法之意不可無變通之術矣

徵班超還京師

初超發于窴諸國兵擊莎車龜茲王發温宿等兵
救之超令兵各散去須夜鼓聲乃發陰緩所得生
口龜茲王聞之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
八千騎於東界衡于窴超知二虜已出密詔諸部
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遂降龜茲等各
退散威振西域既而龜茲温宿等諸國來降以超
爲西域都護騎都尉超又發八國兵討焉耆斬其
王廣於是西五十餘國悉納質内屬至于海濱四
萬里外皆重譯貢獻至是年老乞歸乃徵還至洛
陽卒

按班超在西域不勞士馬不費轉輸發夷人之兵制夷人之命能令五十國莫不賓從四萬里莫不貢獻可謂奇功矣所以然者蓋以超都護西域爲任甚專二十餘年爲時甚久旣無損兵縻餉之慮又無中監遙制之虞擊斬自由撫輯惟意故能遂其本志而成此大功此可謂任將者之法

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大敗詔遣謁者龐參督諸軍屯

故左校令龐參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

曰萬里運粮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鄧隲宜且振旅留任尚使督凉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須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畜精鋭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讐報犇北之耻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

按龐參之論兼李牧趙充國之策而兩用之牧之守代先守而後戰充國破先零直以守為戰而坐困之參欲休息士馬出其不意深得古人

守邊之要邊事所以不振者由於平居無備輕易言戰戰既不勝守亦因以不固及見有隙可乘却反畏縮不决坐失事機古人守邊只以不敗爲主眞見可戰忽然而發敵不及拒坐收全功所以説全國爲上又説浪戰爲下則古人所重可知已参起自徒中即拜謁者採其言即用其人責其功不記其過以此鼓舞人才寧有不得其用者乎

立貴人鄧氏爲皇后

鄧禹子訓有女曰綏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

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巳以下之雖宮人隷役皆加恩惜帝深嘉焉常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貴人辭曰宫禁至重而使外舍在内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

夫婦人一爲人主所幸愛鮮不恃寵以傾其同列借寵以榮其宗族而鄧后獨能克巳以盡接撫之道知足以免私幸之譏固后之賢亦其所得於祖父之家教者多也夫内治關於后德后德繫於世類豈非擇后者之所當知哉

二年以公田賦與貧民遣使稟貸冀兖流民
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請減無事之物省官吏作者
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可遣使
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諸郡太后從之悉
以公田賦與貧民即擢準爲光祿大夫使冀州遣
議郎吕倉使兖州稟貸流民咸得蘇息
按民爲邦本民困乏而上不周卹則民不得安
上周卹而委用不得其人則民亦不安鄧太后
既用樊準之言而稟貸流民即用樊準以慰安
郡國於聽言用人兩得其道大抵任事即議事

之人則議論必不敢為虛言以要名行事必不
敢為虛文以罔上蓋不獨賑饑一事當然也

徵鄧騭為大將軍

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弘農楊震孤貧好學通
達博覽騭辟之時震年已五十累年遷荊州刺史
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
密為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
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
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
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

此遺之不亦厚乎

按鄧騭輔政首辟楊震淸議明而公道彰矣天
下吏治不興始于人各自爲身家之計而甘爲
貪黷以負國家耳若不受金錢不殖產業獨以
淸白遺之子孫如楊震者淸風高節千載如新
朝廷得是人而表揚之天下聞風而興起矣

四年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爲郎

罷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欲棄
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
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

皆以爲然郎中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凉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園陵單外二也列士武臣多出凉州羌胡所以不敢入三輔也凉州士民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今削而棄之民庶必引領而怨如席卷而東則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以爲然

按麗參勸鄧隲之說即前欲併兵於三輔之意然

在前則爲便計此則爲謬說何也併兵三輔待時而動則退乃所以爲進守乃所以圖戰此策之可行者也若因而棄涼州以三輔爲塞則我退而虜轉進我怯而虜轉驕棄要害而不守舍武勇以資敵則策之必不可行者也天下一事而成敗異一人之言而得失異者聽言決策可無慎哉

詡因說禹綱羅涼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

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

按虞詡之策本于漢高祖當爭戰之時而集功臣子弟于櫟陽以自衛其於安慰防閑兩得之矣即就用才言之亦當如此蓋邊人多膽畧耐勞苦而短于文華拙于進取豪傑之士擯棄草澤者甚多其才無所用一旦有激則作不法不靜之事逃叛勾虜往往有之朝廷若欲知夷虜之情必當引用邊塞之士既可以盡人才亦可以防邪計非但以安慰邊人之心而已

以虞詡爲朝歌長討縣境羣盗平之

鄧隲以前議惡虞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

按虞詡所議乃國家公事鄧隲却以爲私恨而陷之必敗之地以隲之賢不免有此惜哉詡一聞命欣然受任不但才足以濟氣足以振即此便見爲國忠心常人平日安閒尚且營求善地揀擇美官一遇難處百方規避況于下有兵革當其前上以罪譴持其後乃能不退不懾毅然

就道卒之盜息民安功建名立此可以愧天下爲人臣而避艱難者人主患不得治盜如詡者而任之何憂盜哉

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按虞詡貰賊之罪誘賊出劫而擒之雖是任術

然詐亦兵家所不忌也趙廣漢持奸吏陰罪而使之察奸虞詡貰盜賊宿罪而使之擒賊可見天下原無不可駕馭之人顧用之何如耳古之善馭夷者多以夷攻夷善治盜者多以盜攻盜夫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豈不信哉

六年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者乎自今皆須時乃上

按安帝詔省薦新之味正合論語非時不食之

文蓋王者玉食萬方先時薦新未爲不可但非
時之物食之傷人既非順育之宜且乖調攝之
理而勞民供具所損尤多安帝此詔亦事之可
法者也

以虞詡爲武都太守擊羌破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
千遮詡于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
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
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
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

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按虞詡不泥古兵法乃其深知兵法善學古人者也若他人處此見虜勢甚衆孤軍獨往非畏縮不前則輕率與戰以至情見勢屈虜勢愈強而邊事日壞矣所以邊臣惟貴識虛實見兵勢智畧足以應變膽力足以決策若虞詡者可謂兼之矣

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

詡乃令軍中强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幷兵急攻詡於是使十二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伏候其走路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一郡皆安

按虞詡破羌之術大畧隱形以誘之多方以誤之耳人當危急易至失措詡却應之從容賊已

敗散易至偷安詡却獨計長久遂使荒邊變爲
樂土以此見安邊制虜惟在人耳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四十九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五十

齊郡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永寧元年復置都護屯兵

建光元年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隲爲上蔡侯凡二條

詔舉有道之士

以薛包爲侍中不拜

徙封鄧隲爲羅侯遣就國隲自殺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

以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爲列侯凡三條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延光元年汝南黃憲卒

二年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

以楊震爲太尉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永建元年帝朝太后于東宮

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爲尚書僕射左雄爲尚書凡三條

二年以許敬爲司徒
聘處士樊英以爲五官中郎將
六年起太學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凡二條
二年徵郎顗以爲郎中不就凡二條
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京師地拆詔引敦樸士對策凡六條
三年五月旱
永和元年以王龔爲太尉
三年以祝良爲九眞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招

降蠻寇嶺外悉平凡二條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凡二條

永寧元年復置都護屯兵

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前王畧有北道曹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之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問之勇議宜于敦煌復置營兵及護西域副校尉遣長史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窴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侵擾如此誠便於是從勇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敦煌雖以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按西域之議漢庭公卿皆以爲宜閉玉門關其議置都護屯兵惟班勇一人而已金城方畧獨召問趙充國都護復置獨問班勇皆不決于盈庭之言而決于宿將之口葢以其歷邊方習虜事視庭臣遙度懸斷之說相遠耳古人一遇邊警將臣卽得召對口陳形勢旣可以知其人之才畧亦可以決策之從違久之而虜情將畧俱在目中矣

建光元年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隲爲上蔡侯

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

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戹故天下復平嘗徵濟北河間王子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爲開邸第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豹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固禍敗所從來也

按鄧太后約已勤政足稱賢毋后矣其教誡外戚宜足以保其宗然身歿未幾而旋致破亡者何也彼知驕奢之爲禍而不知禍所從來乃在久臨朝而不還政耳葢外戚不學之過小而宮闈與政之禍深也

帝已年長久不還政潁川杜根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平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

按杜根成翊世諫太后還政非但事體合當如此亦所以爲鄧氏忠謀使二人之說得行則太后得全其名安帝得全其孝外家得全其宗族讒誣何由而行禍患何由而至乎徒以一時逆耳遂發盛怒貪戀權勢殺戮諫官以致帝心久不能平家族旋及於禍其爲賢德之累大矣

詔舉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開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録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寛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

按安帝初年方下求賢之詔而陳忠即慮及言

路之塞見事甚遠論事甚確蓋人主求言則言者爭進言者旣衆人人思以讜直自高則競爲激切勢必抵觸忌諱以致人主不堪因而譴責是開者激之端而激者塞之漸也所以陳忠方喜其開卽憂其塞至謂嘉言宜納妄言宜容尤得御臣聽諫之法惟臣以從容和緩濟其忠君以兼收並蓄弘其度則上下交修而君臣不隔矣

以薛包爲侍中不拜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

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致被毆朴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朽敗者弟子數破其產輙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按薛包孝弟眞是人情所難然以田野之行而聞於至尊特行徵聘蓋漢時取人特重行誼不尚浮華故有孝弟之科行於里選亦有賢良之

聘待於公車皆上世之淳風淸朝之美事也
徙封鄧隲爲羅侯遣就國隲自殺貶平原王翼爲都
鄉侯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
太后意太后徵河間王子翼爲平原懷王後留京
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
共毀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
弟悝弘閶謀立平原王帝怒遂廢其子西平侯廣
宗等爲庶人隲以不與謀徙封羅侯遣就國宗族
免官歸故郡沒入貲產廣宗等皆自殺隲不食而

死貶平原王爲都鄉侯遣歸河間大司農朱寵上
書訟寃詔許隲還葬
按鄧太后久執朝政不爲無過然廢立之謀原
未嘗有始於王聖之猜疑搆於李閏等之讒毀
而成於宮人之誣告耳大抵權勢之地難處疑
似之跡難明鄧太后之自處則非矣而安帝所
以處之者亦太忍哉
以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
皆爲列侯
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爲卿校

侍中者十餘人閻后兄弟顯景燿罹並典禁兵江
京李閏皆封列侯與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王
聖聖女伯榮競爲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

按外戚宦官寵倖這三樣人皆足以亂人國安
帝始親政而所封拜所寵用皆母后之族宦官
乳母之黨內外盤結彼此交通人主何由得覺
其奸而國是安得不日非乎漢之亡徵實兆於
此

司徒楊震上疏曰王聖得奉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
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

遠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絶伯榮莫使往來帝以疏
示聖等皆忿恚而伯榮通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
瓌遂爲侍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故朝陽侯劉護
同産弟威今猶見在而以其再從兄瓌襲爵爲侯
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既位侍中又至封侯
不稽舊制不合經義

按王聖以保母之寵濁亂朝廷横被爵賞當時
在廷之臣非附其勢而不肯言卽畏其威而不
敢言獨楊震明目張膽再疏攻之豈不知帝之
難寤說之難行亦以秉正嫉邪大臣之義當如

此耳帝不獨斷於心而明示聖等此輩安得不巧加文飾以蔽人主之明别尋事端以加忠臣之罪乎夫忠直邪佞勢不兩容自古未有寵倖用事大臣孤立而國家不危者嗚呼此萬世之明鑒矣

尚書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今外戚寵倖未有等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願陛下勉求忠貞誅遠佞諂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

皆不省

按自外戚寵貴惟漢最盛得禍亦最多西漢霍氏王氏東漢梁竇以及鄧閻皆以恩寵始以禍患終翟酺謂覆車相尋極切事理其如帝之不省何天下之患最莫大於人臣不言尤莫大於人主不省不言則猶有忌憚言之不省則壅蔽生姦而驕縱遂成矣漢祚之衰豈待桓靈而始見哉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尚書令祋諷等奏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陳忠上

書曰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

按三年之喪聽大臣行之者安帝也斷大臣行之者亦安帝也始以公議而行之後以宦官不便而斷之至於壞先王之通制遏人子之至情尚書不得關說天子不能主議漢事至此可為太息矣

延光元年汝南黃憲卒

汝南太守王龔政崇溫和好才愛士以袁閬爲功曹引進黃憲陳蕃等憲不屈蕃就吏閬不修異操蕃性氣高明憲世貧賤父爲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前見袁閬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太原郭泰少游汝南過袁閬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氾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

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暫到京師卽還年

四十八終

按東漢之士不患不峻潔而患不和平不患無

風裁而患無度量汪汪千頃獨見叔度耳使其

得立朝端豈不可變激抗之風而銷黨錮之禍

哉史稱其言論風旨無所表見夫不自表見此

正憲所以賢也若急於表見以為名而不計國

是決裂豈賢人之心哉

二年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

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於是復以班勇為西域

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按東漢時以西域諸國之紛擾而柳中之屯僃五百人蓋屯守之兵而非征伐之兵鬬智畧而非鬬兵力也古人最重屯守趙充國屯金城而罕羌服班勇屯柳中而西域服後之僃邊者可以爲法矣

以楊震爲太尉

耿寶薦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勅寶大恨而去閻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時詔使者

大爲王聖修第樊豐周廣謝惲等傾搖朝廷震上
疏曰方今災患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
乏而爲阿母起第爲費巨億廣惲兄弟依倚近倖
與之分威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招採海內貪汙之
人受其貨賂復得顯用白黑溷淆天下讙譁臣聞
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
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

按耿寶假傳上意聞顯私屬所親楊震拒之足
見大臣風節至其疏陳天下空虛之狀近倖納
賄之跡可謂詳盡而帝何其不寤也大抵近倖

假借內庭無從覆請往往不敢抗違以致人主受其名大臣受其謗而小人獨享其利嗚呼此東漢之所以不競也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詔以楊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按楊震之忠誠能感異鳥而不能動人主能使朝廷備其禮于沒後而不能使行其言于生前固震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嗟乎樊豐敗而

後祀楊震宦官敗而後祀陳竇此皆後事之恩
而實後世之鑒哉

永建元年帝朝太后于東宮

初議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郃曰昔瞽叟常欲殺舜舜事之愈謹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率羣臣朝覲部郎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按凡事有情有禮閻太后既以帝爲子而復廢之情雖難堪順帝以子事母禮不容廢周舉之

論是也然觀樊豐閻顯等旣勸廢其子而陳禪復勸帝絕其母可見小人反復傾險即母子之間尚能離間而况於君臣之際乎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所戒者深矣

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爲尚書僕射左雄爲尚書

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等百官側目三公劾詡盛夏拘繫無辜爲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三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

尸諫耳

按虞詡彈劾大臣以及中貴風節凛凛然一人而與舉朝爲敵欲居其位以行其志難矣大畧明主任人惟患其緘默而不言人臣效忠亦患其激切而過於言惟人主以正直容臣子而臣子以正直忠厚相兼行之則蕩平之盛世也

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按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浮陽侯孫程等乞見曰陛下始與

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
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
贓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
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
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
防坐徙邊即赦出詡程復上疏云詡有功語甚激
切帝感悟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

按虞詡糾劾近倖至於身自繫獄其事似激安
得不致人主之怒而自速其禍然一日之中傳
考四獄則張防之意非順帝之意也卒能聽孫

程之言赦其罪敘其功而遷其官亦庶幾能從諫而無成心者然詡之下獄也出張防之意而遷其官也以孫程之言則當時之事權旁落政在左右亦明矣

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以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大抵世之治也人思盡節而拱默者無所容其衰也人思拱默而盡節者亦無所容

由盡哀世情狀此固非人臣之義亦豈國家之福乎故人臣爲社稷計莫要於進忠直之人人君自爲社稷計亦莫要於用忠直之人而毋令人以盡節爲戒則常治而無亂

二年以許敬爲司徒

敬仕於和安之間當賞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汙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貴之

按東漢士夫多爲外戚門客前者既敗後者復然至謂因外戚得罪復以外戚浣濯之其不然

者則過爲高峻爭事排擊第取聲名坐致禍患而國事亦因之以危若許敬不激不隨始終一節仕久而不近勢節高而不近名庶乎得行已之道矣

聘處士樊英以爲五官中郎將

南陽樊英少有學行隱於壺山之陽帝以策書玄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英不得已到京稱疾彊輿入殿猶不能屈帝乃設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以歲時致

牛酒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
按順帝之待樊英可謂誠於求賢切於求言矣當是時朝綱廢弛政權旁落儘有可言者使英極力開陳帝未必不聽即不聽而去不愈於稱疾而去乎柰之何有可言之事值可言之機而竟不聞一言以自獻也何怪乎望實俱損令人有純盜虛名之誚哉明帝之禮桓榮順帝之禮樊英皆三代以下僅見之事惜二臣皆未有以報稱也

六年起太學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頹敝鞠爲園蔬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按明帝臨幸辟雍親自講解而匈奴亦遣子入學安帝薄於藝文學舍傾頹而朋徒亦皆怠散可見世道之盛衰係學校之興廢而學校之興廢又係人主之好尚何如耳翟酺之請建太學順帝之起太學皆盛舉也東漢多節義士有以哉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拜除如流迎送煩費損政傷民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贈其秩祿吏職滿歲乃得辟舉

帝悉從之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

按左雄之疏皆確實可行最要惟在久任葢久任則官得展布其才民肯服從其政上亦得綜覈其實以行黜陟然政事利在久而人情利在速謂久任爲不便者皆不便於官而非不便於民不便於私而非不便於國也京房之考功法左雄之久任法皆以左右不便終見阻隔然則人主欲法之必行惟在斷哉

雄又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令郡國舉孝

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
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雄亦
公直精明能審覈眞僞決志行之諸郡守十餘人
皆坐謬舉免黜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於永
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葢吏治不清由於舉劾不審舉劾所以敢於不
審者由於綜覈無法賞罰不立故得以市恩行
私而無所顧忌耳惟賞其舉劾之人則論薦不
敢不慎是非明黜陟公而吏治起矣
二年徵郎顗以爲郎中不就

上召郎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卽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災告致昇平其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旣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也

按郎顗指陳時政可謂讜言東漢政事不歸臺閣而災異却免三公任之未爲甚重而責之不爲不備矣乃郎顗猶謂上崇之彌優下慢事愈

甚益平居之寵遇止是虛禮而未責以實政災異之策免亦是虛文而未課其實效耳惟上以實政責臣臣以實心盡職則臣得行其忠而君得收其益矣

復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巳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按郎顗言祈禱無益意甚明切桑林之禱立能

動天者正以責己耳故人君遇災異則修省爲
本祈禳爲末而論修省則政事爲本儀文爲末
郎顗所言皆出忠讜言既有益於國志又不降
其高此處士之有名有實者也
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時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左雄上疏曰先帝封野
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
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山陽君宜崇
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是
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遣召詣尚書傳呼促步

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孝

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納之

按左雄諫封山陽君其說似楊震諫輕侮大臣其說似賈誼一時忠讜無出其右矣東漢之主多幼冲而爲左右所擁立故政在宮闈權在左右恩寵在乳保而大臣反不見優禮何望安其位行其志耶大凡人主長而親政則大臣重少而不親政則嬖倖重但觀嬖倖恩寵之厚薄與大臣優禮之輕重則時之治亂畧可覩矣

京師地拆詔引敦樸士對策

洛陽宣德亭地拆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漢興以來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

按京都地拆災異甚大漢之亡徵見矣李固對策首以封宋娥爲言蓋乳保私恩不宜酬以公典卑微宮媪不宜加以名封觀武帝繩乳母以法度宣帝報乳母以賞賜便是治世事觀安帝

封王聖爲野王君順帝封宋娥爲山陽君便是亂世事人主舉動安可不愼哉

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顚仆令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

按李固請裁抑外家非但國法當如此亦所以安全之耳外戚富厚在一時則極盛然傳至累世者甚少皆由恩寵太過習以成驕者竊事權得禍尤烈盖無功勞而享富則富爲禍之階用

恩寵而招權則權爲亂之本也東西漢之所由敗皆以權有所寄而政不在國家耳惟人主攬乾綱勤政事則柄在公室而權不下移矣

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謟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

按李固言禁請託守法度其論正矣蓋行法自近防患在微近臣守法遠臣誰敢壞法小事守法大事誰敢壞法若始之不慎積弊相沿遂成故套牢不可破故欲立法度如守隄防起於小隙終於大決夫欲法之必行者亦慎其始而已

尚書爲陛下喉舌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宜擇其人以毘聖政令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内則常侍黄門譬猶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内受法則本朝號令豈可蹉跌譬之一人之身

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昇平可致也

按李固對策論上下之間安則共福慶危則通禍敗其於君臣一體之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自古治世必是上下同心宮府一體亂世必是人懷私意政出多門若上下隔絶中外支離則雖以語泰交之誼成共濟之功矣至謂專委腹心

慎簡左右種種名言皆人主所宜三復也
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皆先孝
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
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也曾子
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由夏政事不若冉季
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内必有闕矣
按漢以孝取人最得其本古人求忠臣於孝子
之門蓋旣可藉其德行以範俗亦可移爲忠心
以事主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取士專論浮詞
其最得人者不過拔十得五而已大凡取人樸

茂厚重者外常少文浮華儇巧者内常多僞張
衡所謂外有可觀内必有缺不但取士之法亦
人主觀人御臣之準也
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
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
皆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黄
尚僕射黄瓊救之久乃得釋出爲洛令棄官居漢
中衡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不慕當世所居之
官輙積年不徙阿母後竟坐構姦誣罔收印綬還
里舍

按順帝一聞李固之言卽斥乳母還舍使諸常侍服罪不但從諫如流亦且乾綱獨斷一時氣象肅然改觀充此心也漢可以中興矣然未幾而爲人所欺竟以飛章搆成忠臣之罪則後人誰敢復言而佞倖亦復何所畏忌也成帝用王尊之言欲退王鳳而旋爲鳳所欺以置於死順帝用李固之言已退宋娥而旋爲娥所搆以逐於外兩漢季世之君如出一轍非無一時之明患在不斷耳此萬世之永戒也

三年五月旱

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消變之
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風雨不時
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
之欲內積怨女外多曠夫未聞改過之效徒勞至
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
後宮不御之女除大官重膳之費傾官人去貪佞
帝曰貪佞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
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
諛苟容者佞邪也

按順帝露坐禱雨而周舉首以放出宮女為言

蓋天地之性惟人爲貴人和於下則致祥人怨於下則招異故冤在匹夫匹婦卽可以飛霜而恩及曠夫怨女卽可以致雨天人相應理不可誣也至謂盡言者爲忠貞苟容者爲邪佞尤得辨別忠邪之法喜佞惡直乃是常情舉直錯枉乃成政體惟在人君明辨之而已

永和元年以王龔爲太尉

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爲讒佞所搆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

三公尊重無詰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王公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郎言之事乃得釋

按順帝時諸常侍傾陷王龔其術甚巧誣以罪過則其事難明假手他人則其跡不顯既被傾詆理須勘問既行勘問奴必拘執不堪誣辱輒至引決此即石顯傾蕭望之故智耳大凡論事則須斷以實理論人則須稽諸公論然後浸潤之譖不行而忠直之氣獲伸矣

三年以祝良爲九眞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招降蠻
寇嶺外悉平凡二條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侍御史賈昌與州
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畧皆議
遣大將發荊楊兖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駮曰荊揚
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
更生患兖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
南州温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
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軍行日三十里
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

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
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前中郎將尹就
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
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
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
按九眞交阯半是夷人若駕馭得宜恩威不爽
自可不至生變即是有變當事者能相機處置
撫剿相兼亦自可底定也縱使未平亦只宜就
近調發召募豈有發荆楊兗豫之民徵兵萬里
懸師深入之理李固駁議較量事理可謂確矣

蓋兵能止亂亦能生亂用之不當則小而騷擾
大而激變賊未必能爲患而防賊者乃更甚於
賊用兵者與徵兵者可無愼哉
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
南吏民非依交阯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
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
賞故幷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
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卽拜良爲九眞太守
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
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嶺

外復平

按山嶺之冦原無他端或見小利而爭或激小隙而起若處置得宜自可不煩兵而定李固之議只擇人爲刺史太守以威信招服之極爲得策虞詡爲令而朝歌平張綱爲守而張嬰平祝良爲太守張喬爲刺史而九真交阯平大凡一方有事本地方官得其人人得其策斷無不平定之理惟官不能相機決策以致決裂却乃張皇其事請兵增餉爲國家煩費而事機一失益復難處矣故朝廷委任守令務在得人而邊方

遠方爲尤急也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至是雄爲司隷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淸高舉曰詔書使君選貪汙耶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悟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按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將帥而貪則必朘削軍士以充公費尅減軍餉以實私囊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周舉之言是而左雄之說非也然此一事也周舉能輕私恩而伸正議於朝左雄能服正議而引私過於已使人皆知此則朝廷之上又安有相黨相競之風不公不直之事乎

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

伊辱是以不敢

按漢時舉武猛士獨良賀無所舉則當時所舉多出私門可知内臣不當交士類尤不當交邊庭之士邊將不當結朝臣尤不當結掖庭之臣史臣記此不獨表良賀之賢所以爲後世宦官競賣恩勢者戒也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五十